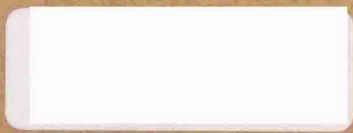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專刊 06

■ 曾瑞龍 著

北宋種氏將門之形成



中華書局

中華文史專刊 06

■ 曾瑞龍 著

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熊玉霜
□ 裝幀設計：高林

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

□

著者
曾瑞龍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6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4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h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h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

□

版次
2010年5月初版
© 201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大32開 (210mm×140mm)

□

ISBN：978-962-8931-31-6

代序

瑞龍離開我們不知不覺已六年了，這些年來，許多研究宋史的年青朋友，讀過瑞龍《經略幽燕》和《拓邊西北》兩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後，都紛紛表示對瑞龍學術成就企慕佩服之情。他們都問及瑞龍的其他著作，何日結集成書。我與美玲及眾同門商量，都覺得可以首先出版瑞龍的碩士論文〈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然後再將其餘的文稿結集出版，包括最近才刊出、瑞龍用英文撰寫的遺作“‘Goose File’ Formation: What Does It Look Like?”（刊於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Vol. 38(2008), pp. 139–160）。羅球慶老師很贊同我們的意見，並囑咐我寫一篇短序，因為在眾同門中，惟有我先後寫過兩篇有關种家將的文章，有特別的淵源，故由我寫序以作紀念，較為適合。另外，由瑞龍家人、同門、友好及受業合資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設立的「曾瑞龍教授紀念歷史獎學金」，已於今年十二月四日在瑞龍就讀的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由美玲親手頒發給第一位得獎的歷史系一年級同學。本書的出版，正好誌此一嘉惠學林的美事。

看到瑞龍正式出版的碩士論文書稿，前塵往事又歷歷在目。我在一九八二年夏，開始籌劃第二年到美國深造。這年夏天瑞龍剛考入中文大學研究院，隨羅老師治宋史，當他開始要選定碩士論文題目時，老師囑我這個「大師兄」先和他

一談。因瑞龍在本科時寫過〈北宋中葉拓邊活動的開端——慶曆朝水洛城事件發微〉一篇專題論文，對北宋中葉宋夏關係的認識，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我建議他在這方面繼續研究下去。我在一九七七年曾隨羅老師寫過一篇〈北宋末年勤王軍研究〉專題論文，探討過北宋种氏將門第三代种師道、种師中在靖康之難的事跡，覺得种氏將門可能是一個不錯的研究題目，因向瑞龍提出，果然，「英雄所見略同」。我和瑞龍讀《水滸》，讀到「老种經略相公」、「小种經略相公」的名字，本來都心儀不已，能全面地研究种家的歷史，實在是賞心樂事。瑞龍頭幾個月閱讀相關史料即有所得，他指出种氏本出於文臣家族，從种世衡築青澗城，以文易武開始，歷种諤、种師道等三代在西邊建功立業，成為北宋中後期最顯赫的武將世家，實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在宋代文臣當權環境下，這一案例肯定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往後的兩年，在羅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他寫成了功力深厚，份量十足的碩士論文〈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

瑞龍的碩士論文雖然一直未正式刊行，但早為方家所注意及引用。馬幼垣教授在一次閒談中見告，他尚在夏威夷大學任教時，早就託香港的友人到中文大學圖書館將瑞龍這篇碩士論文借出影印珍藏。後來馬教授與瑞龍結緣，請他參加其主持的《水滸》學術會議，並將瑞龍的〈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水滸傳》中對陣法的描述〉專文收入其《水滸論衡二》專集中，又邀瑞龍為他主編的《嶺南學報》撰稿，其因緣早種於八十年代。

瑞龍在一九八九年夏到美西土桑的阿里桑拿大學，隨陶晉生老師攻讀宋史博士學位，我們住在一起，有一整年時間論學談天。他的宋遼史及宋夏史研究的功力與日俱增，他已不滿足先前碩士論文的研究成果，打算將來大幅度增補改寫。瑞龍在一九九七年在美國學成歸來後，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加上新的史料及研究成果，又陸續撰成〈趙起《种太尉傳》所見的六連宗之役〉、〈參謀作業與拓邊戰爭：种朴的軍事活動〉兩篇專題論文，他生前手定的《拓邊西北》書稿中，已將二文編入。倘天假以年，相信瑞龍會將他的碩士論文論述种氏將門其他人物的部份重寫，特別是有關种世衡、种諤、种諲、种師道部份。

事實上，有關种氏將門的研究，除了瑞龍這篇碩士論文，以及我先後所撰的兩篇文章外，這二十年來已經發表的中外著作，寥寥可數，而且水平均較為一般。據我目前所見，內地學者所撰的只有兩篇，都是關於种世衡的，計為(1)虞師〈論北宋禦夏名將种世衡〉，載鄧廣銘、徐規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一九八四年年會編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頁549至566；(2)金文發：〈簡論种家將〉，載《貴州社會科學》總一六三期（二零零零年第一期），頁87至93。兩文的論述尋常粗淺。海外的著作，也是關於种世衡的，有美國宋史學者Paul Jakov Smith最近(2009)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AS)會議宣讀的一篇論文，題為“A General for His Time: Chong Shiheng (985-1045) and the Remilitariz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State” (Conference summary of a chapter in progress, unpublished, pp.1-27)。該文的參考書目中有列出瑞龍用英文撰寫的博士論文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960-1104 A.D.”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0009, 1997)，卻沒有列出瑞龍這篇碩士論文，似乎沒有看到瑞龍開創之作。Paul Smith 的新作，無論在資料使用及論點分析深度，均遠遜瑞龍二十五年前撰寫的碩士論文。期望這篇碩士論文正式出版後，能供中外對种氏將門有興趣的學人參考引用，這亦是我們出版本書原因之一。

本書能夠出版，十分感謝梁偉基兄的居中聯絡協力，而瑞龍高弟梁若愚兄將瑞龍的手寫稿打字及仔細校對，實在勞苦功高。另外，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於成立瑞龍紀念獎學金一事上的巨大支持與協助，謹代表美玲及一眾同門衷心致謝。

何冠環

謹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目 錄

代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种放出山與宋初崇儒之政策	14
第二章 論宋人選將之難與种世衡的成名	29
第三章 种氏子弟之晉身	68
第四章 种氏子弟繼起為將	89
結論	112
附錄一 种世衡反間計考異	117
附錄二 北宋武臣換文資條例述要	136
附錄三 种諤的四次戰役	145
附錄四 种誼洮州之戰始末	172
附錄五 种朴事蹟拾補	182
附錄六 种氏將門的其他份子與其他姓种的人	192
參考書目	197

引 言

西夏李元昊在宋仁宗時對宋作戰，打破了自宋遼戰爭結束後宋人的苟安之局。這時的宋夏戰爭中，宋人大敗者三，大將劉平、石元孫被擒；任福、葛懷敏被殺，至慶曆五年（一零四五年）始達成協議。惟其間有兩名武將，卻在戰爭中成名，就是狄青和种世衡。他們都不是宋室的宿將，狄青自行伍出身，面有黥文；种世衡則是文官出身，中途始轉入戎行，不過他在戰爭結束前便已病逝，未能像狄青那樣位至樞密的高位，然而狄青崛起太速，戰功又高，很快就受猜疑而去位，其子弟雖不失勳貴，但不再位居方面；反之，种世衡的子弟卻在神宗朝分居邊任，其中以种諤聲名最著，以擅取綏州而再度觸發戰端，其後囉兀、靈武、永樂三大戰役都由他參與策動。他的兄長种古、种診也累任邊將，與种諤合稱「三種」。哲宗朝舊黨得勢，邊事少息，然而元祐二年（一零八七年）也發生青唐、西夏聯合夾擊熙河路的事件，結果世衡的幼子知岷州种誼在洮州率先取勝而解除了威脅。紹聖（一零九四至一零九七年）、元符（一零九八至一一零零年）年間新黨紹述，對西夏、青唐用兵，种諤之子种朴亦參與其事。元符二年（一零九九年），王瞻在青唐撤退，种朴臨危受命，星夜赴河州上任，數日後戰死於一公城。靖康之難中，金人圍城，宋兵的統帥种師道，就是种世衡的孫子，當時稱為「老种」。他的弟弟种師中帶兵援太原，戰

死於榆次，种師道不久也病亡，金人再南下，北宋就亡了。种氏三代為將，經歷了仁、英、神、哲、徽、欽六朝，自康寶元年（一零四零年）迄北宋之亡（一一二七年）共八十七年，北宋立國一百六十七年，有种氏將門活動的時期佔了一半以上，且參與對外的重要戰役，其將門如何形成，值得注意。

北宋的制度，官有文武之分，用以寄祿，另兼職事、差遣，文官又可帶武職，因此要對「將」或「武將」下一確切定義，十分不易；加以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將軍權分割，更增加了將領身份的模糊。因此為論述方便，有必要定一些初步準則。文官兼武職的情況下，保留了他文官的身份而擔任武職，多屬臨時性質，如范仲淹、韓琦等在戰事稍息後便回朝廷當政，本身仍是文臣，不能算是將。武官身份是作為武將的基本條件，即以宋代有文武互換之制，亦不應加以混淆。將的另一性質是帶兵的，這方面考究清楚，可與兩種身份類似的人區別開來，其一為一般不領兵的武官；其二是所謂「帥臣」，即經略安撫使。北宋的武官為一龐大的群體，並非人人帶有兵馬，有官無職，也就沒有權柄。甚至如日本學者友永植解釋，基層的武官體系「三班使臣」是從唐代宦官組織中發展出來的，故不宜並稱為將。¹至於「帥」，本與「將」頗為接近，但北宋經略安撫使常不親自帶兵，而讓為副的武臣領兵出戰，何坦《西疇老人常言》說：「古稱將帥，名號一也，今日之制，實則異焉，將所以握兵，諸軍統制、統領、正副將是也。體統相維，上下相制，朝廷遠慮，過於前代矣！」²可見將、帥有所分別，在北宋除卻少數例子，

如熙河帥王韶等親自領兵者外，都不宜算是將。此外有所謂都監，本屬監軍之類職位，為監視諸將領而設，自不算入武將；但北宋都監亦常領兵出戰，而其監察職責則大致由「走馬承受」擔當，因此在都監領兵的情況下，可以算入武將。

至於「將門」的定義，本研究原則上以綿延三代為標準，三代為將，便可算是將門。北宋武人中父子兩人為將的例子，不勝枚舉，若一一算入將門，反引起不便，故以三代為限。不過在特殊情況下，如第二代有兄弟數人皆為武將，雖不及三代，亦未始不可算入將門。例如曹彬，有「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之稱，³亦不宜摒於將門範圍之外。

關於北宋將門，學者的研究成果大抵以楊家將為較多，如余嘉錫、常征等都做過有關研究。⁴此外，日本學者畑地正憲研究過府州折氏。⁵北宋种氏將門，繫於《宋史·种世衡傳》中的已有六人，均為种氏子弟繼起為將的個案，本研究嘗試以种氏將門之形成為中心，作一試探。

武將也屬於統治階級，⁶將門的形成可能只是某一政治勢力得勢的表現，如以熙河邊功起家的王韶父子，便在新黨得勢時策動開邊，然而种氏的發展情況不盡如是。种世衡受范仲淹、龐籍等提拔，但其子种古卻先後控告龐籍和仲淹之子范純仁，到第三代的种師道才和范氏釋怨。种諤與薛向、韓絳、沈括等共事西邊，發動對西夏的戰役，似與新黨關係較好，但种師道卻名列「元祐黨人碑」。⁷三代都有其政治派系的支持，但無沿襲的政治立場，因此本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討論將門形成的內在線索。

种氏將門在北宋各將門中最特殊之處在於這是文人形成的將門。北宋重文輕武，人所能言，然而武人狀況如何，仍然少受注意，何況由文人形成的將門，更可能表示著北宋文武之間的某種關係。重文輕武而用文人為將，更進而形成世家，种氏這個例子可作為北宋將門中研究文武關係的重要個案。

本研究分為四章，前兩章著重分析种放及其姪种世衡的受到注目，後兩章討論將門如何形成，其子弟如何繼起。此外，本研究另有附錄六篇，均為种氏將門事蹟中需加考辨的，只有附錄二除外，不過由於武臣換文資的條例，與种氏子弟在文武兩途中屢次轉換有莫大關係，因此亦附於正文之後。有關种氏將門之世系及其重要活動，參見以下表一及表二。

表一 种氏將門家世示意圖（據《范文正集》卷十三种世衡墓誌及《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傳）



*种汶為种放之弟，見《長編》卷七三，頁二。

表二 种氏將門活動大事記

寶元元年	1038	李元昊稱帝。(《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頁一三九九五)
康定元年	1040	延州之戰，宋將劉平、石元孫被西夏所擒。西夏並攻陷延州附近一些堡障。种世衡向范仲淹提議築古宥州城，范仲淹向朝廷提議，得採納，种世衡前往築城，城中無水，下重賞命石工掘井，得清水，青澗城之名由此而來。同年九月，种世衡由大理寺丞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事改為內殿承制知延州青澗城，由文官換為武官。(《宋史》仁宗紀，本傳，《長編》卷一二八，頁十六)
慶曆元年	1041	种世衡在青澗城招土兵，自為一軍，又募蕃兵五千，請隸折馬山族。當時他又已升為供備庫副使。(《長編》卷一三四頁一，頁四) 他在青澗城期間，招蕃部，練兵積糧，貸錢於商旅，鼓勵貿易，使青澗城得以富強。(《涑水記聞》卷九，頁九七)
慶曆二年	1042	好水川之戰。原來韓琦、范仲淹上攻守二策，朝廷用攻策，范仲淹不肯出兵。元昊適時進兵鎮戎軍，韓琦使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領涇原兵出師，中伏於好水川，任福敗死。(《長編》卷一二八至一三一) 三月，种世衡由青澗城改知環州，當時他已是洛苑副使。 在此之前，他派遣青澗城僧人王嵩為間諜入夏。到環州後，冒雪訪牛家族，收服酋長奴訛，又招撫蕃官慕恩，其他蕃部不服者，便讓慕恩出兵平定。(《涑水記聞》卷九，頁九八、九九；《長編》、

		<p>《永樂大典》卷一二三九九頁十 A，頁十二 B）</p> <p>元昊攻略麟、府地帶，陷豐州。知延州龐籍命諸將收復失陷各寨，种世衡進兵承平寨，無功。（《長編》、《永樂大典》卷一二三九九頁十三 A）</p> <p>定川之戰，涇原路副都署葛懷敏出援定川寨，為元昊所破，敗死。种世衡受范仲淹之命，領蕃兵赴援。（《范文正集》，「种世衡墓誌」頁十六 A）</p> <p>元昊進兵至潘原，遇宋將景泰，不勝而退。（《長編》、《永樂大典》卷一二四零零，頁十二至十五）</p> <p>此役立功的景泰由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使升為西上閣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p>
慶曆三年	1043	<p>种世衡升為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墓誌頁十六 B）</p>
慶曆四年	1044	<p>种世衡受范仲淹之命築細腰城，繼絕了環原之間明珠等三族與西夏的通路，三族遂服從。（《長編》卷一五三，頁十三）</p>
慶曆五年	1045	<p>种世衡築城時已得病，正月七日卒。范仲淹為世衡寫墓誌，當時种診、种詠、种諤分別為試將作監主簿、同州澄城尉及三班奉職。（墓誌頁十八 A）</p> <p>宋夏和議達成。</p> <p>王嵩歸國，五月，龐籍推薦他，說种世衡派他入夏境離間元昊君臣，使他們互相猜忌，遂成和議，希望從優給他升官。朝廷便將王嵩升為三班奉職，後來王嵩又自稱功勞，再升為右班殿直。（《長編》卷一五五，頁十四，《涑水記聞》卷九，頁九九）</p>
皇祐元年	1049	<p>种世衡的長子种古初時仰慕种放的為人，抗志不仕，有「小隱君」之稱，這時赴闕控告龐籍吞沒</p>

		了他們父子之功，說他父親派王嵩行反間計，使元昊殺其大臣野利兄弟，勢弱而求和。龐籍則辯稱王嵩入夏境之後就被囚禁，元昊仍然任用野利兄弟，後來議和的書信也是旺榮寫的。他們因作亂而被元昊所殺，並非王嵩的計策成功。朝廷知道种古的話不實，但仍追贈世衡為刺史，种古再訟賞薄，又追贈為成州團練使。後來龐籍罷樞密，种古又再上訴，但不得直。朝廷授种古為天興縣尉。（《涑水記聞》卷九，頁九九至一百）
治平二年	1065	六月，种診、种諤受陝西撫使馮京所薦，由文官換為武官，种診由殿中丞轉洛苑副使，种諤由國子博士轉左藏庫使。（《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頁三七五九下至三七六零上）
治平三年	1066	种古為呂公弼所薦，由大理評事換為內殿崇班，也由文轉武。（《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頁三七六零上）
治平四年	1067	种諤先受鄜延路經略使陸誥薦知青澗城，這時上言古綏州蕃部酋長嵬名山有意歸附，神宗亦有招納之意，但他沒有知會陸誥，便擅自出兵築城受降，致令宋夏和平破裂。於是他被貶秩四等，安置於隨州。不過綏州卻沒有放棄。（《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六，《長編本末》卷八三；《東都事略》本傳）
熙寧三年	1070	宣撫陝西韓絳起用种諤為鄜延路都監，復知青澗城。种諤上進城橫山之議，韓絳用他節制諸將，打算在綏、麟之間的囉兀築城。（《東都事略》本傳，《長編》卷二百十六頁三，二百十八頁十三）种諤出塞三十五日，築囉兀城，撫寧堡。然而慶

		<p>州方面發生兵變，夏人攻破撫寧堡，囉兀勢孤，卒告放棄。韓絳因而去位，种諤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華州。（《長編》卷二一九頁一，《東都事略》本傳及韓絳傳）</p>
熙寧五年	1072	<p>王韶出師熙河。王韶本由進士出身，遊邊郡，上平戎策，認為欲取西夏，先復河湟，趁河湟蕃部不相統一之際加以招收，免致為西夏所併。神宗和王安石採納其議，王韶便招降龍珂部大酋長包順，繼而出兵，取熙河、洮、岷等州，朝廷遂建為熙河路。（《宋史》王韶傳，《太平治蹟統類》卷十六）</p>
熙寧六年	1073	<p>韓絳為种諤辯明前功，復為禮賓副使知岷州。（《東都事略》本傳）</p>
熙寧九年	1076	<p>鐵城之戰。知岷州种諤擊敗洮州酋長鬼章。（《長編》卷二七九，頁八）</p>
元豐四年	1081	<p>元豐西討。在此之前，种諤已由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為鄜延路副都總管。其時傳言西夏乘常為國母所殺，种諤主張立即出兵取靈州。朝廷派宦者王中正前往商度。八月，种諤派兵出界淺攻。宦者李憲則由熙河出兵取古蘭州。九月二十二日，王中正出麟州，种諤出綏德城（綏州），高遵裕出環州，加上出涇原的劉昌祚，共五路伐夏。种諤破夏兵於無定河，降米脂寨，北上入石州，連取銀、夏二州，但夏人未加力拒。王中正軍糧道不繼，無甚戰功。涇原劉昌祚破夏兵於磨臍隘，首先到靈州城下，高遵裕繼至，二將不和，西夏又放水淹宋兵，二路兵潰；王中正軍無</p>

		糧食，轉入塞。种諤的糧食也不繼，不校劉歸仁首先潰回，李憲亦無功而退。（《長編》卷三一二至三二一，《涑水記聞》卷十四） 李憲上言再舉。
元豐五年	1082	五月，鄜延路經略使沈括，副使种諤上築城橫山的奏章，朝廷任命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前往相量，並詔种諤赴闕。徐禧等到延州後，將計劃修改，由原來先築烏延、銀州改為永樂埭，沈括亦改變主張跟從徐禧。於是出兵四萬餘，帶同大量役兵、民夫前往築城，留种諤守延州。永樂城完工後，徐、沈等回米脂，不久西夏大軍來到永樂，徐禧、李舜舉趕回固守，宋兵戰敗，西夏圍城猛攻，城陷。徐禧身死，沈括罷帥，种諤代任經略使。（《涑水記聞》卷十四，頁一五六至一五八；《長編》卷三二六、三二八、三二九及三三零頁十三） 十二月，种諤為兒子种朴求賞，受罰銅三十斤。（《長編》卷三三一，頁十六）
元豐六年	1083	三月，种諤病危，神宗命范純粹前往權管勾經略司事。（《長編》卷三三四頁四） 四月，种諤病亡。范純粹揭發种諤部下管勾機宜文字徐勳擅用帥印批發文件，結果徐勳被除名。事情牽連到种朴，种諤之姪种建中（師道）向朝廷辯解，种朴遂得以免死。（《長編》卷三三八，《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种師道行狀」，《東都事略》种師道傳）
元祐元年	1086	朝廷中有主張放棄蘭州，將米脂、浮圖、葭盧、安疆四寨還給夏人的，遂有棄守之爭。